

417

再生

日三十二月八年六十三 刊 週 期八七一第

號七〇七第照執局理管政郵東川

類紙聞新類一第認記登政郵華中

號四九五二第字警證記登誌雜部政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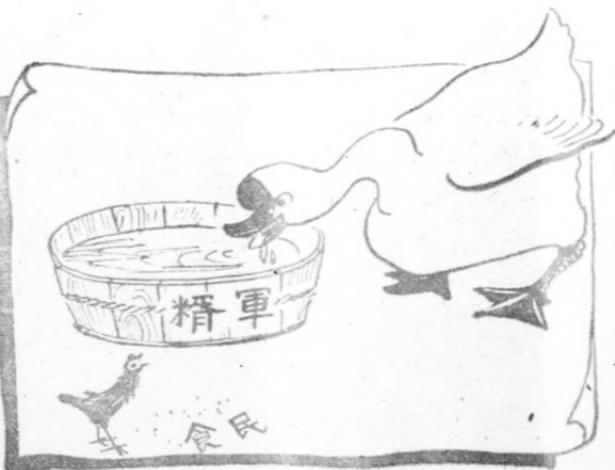
拾零三則 (轉載)

報導訊通

收復區拾零
聞話貴州幫會
紐約人過夏天
杭州風景線 (續)

論

英國選舉制度 (下編)
民主問題的實現
歐洲復興會議的前途



作南中國食爭

遼 朱 炎 向 鑑 呂 餘
士 啓 德 日 空 克 國
平 德 日 空 難 國

(圖百五千壹價售期本)

版出社生再

(版出六期星逢每)

號一四二第中老國華海上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養成民族思索力

·張君勳·

——（轉載重慶時代「再生」第五十期）——

我們現在都知道我們所處的時代。抗戰以來有一名詞，稱之為「大時代」此名詞甚為恰當。何謂大時代。這時代可以使國家存，可以使國家亡，可以使國家興，可以使國家衰。總之，此時代為極大變遷時代。實在，在抗戰前幾十年，這時代已為大時代。何以這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特別大，因為在此時代中，中國自己的文化與外國文化接觸，中外文化接觸之後，於是有人我文化優劣之辨別，不特辨別好壞而已。而且文化好壞問題中，可看出這種文化，在世界上能够站住能力有多少。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許多入說，我們的文化好，有許多人說中國老文化很早就要不得，故非找新的，拿新的來補充不可。因此在中國方面有許外人主張東方化文，有許多入主張全盤西化，我們自己裏面有種種爭執，或替東方文化辯護，或替西方文化辯護。

我們對於好壞問題，暫且不論，吾們要問的，這時期中國人一方面非學外國不可，但學習之後，是否全跟外國走，我想不會，如學生跟先生學，起初跟先生走，但慢慢學生有自己的認識，有自己的看法，亦有其自己前進之方法，所以我們雖然學外國，但我們自己之自覺心自信力亦因之而增加，二者是互相影響的，學別人時候，不會時時跟走的。在此時代中，無論學任何外國，你不會忘記你是中國。中國人要學外國，在任何學科中，有自己種種眼光，所以你想管學人，對於國家應如何貢獻，有你自己觀察和方法，不會完全與外國人相同。在這樣局面之下，我們的任務，自然在拿外國文化，來加強改良吾們自己。担当這個任務的，不但一二入如此，可以說全中國人都在這大任務之下，四五十年來，沒有一人不站在此大任務之下。

怎樣接受西洋文化把東方文化改良起來，這是普遍的任務。在普遍任務之下，我想不外二點。（一）學理上怎樣研究，（二）事功上對國家如

何貢獻。

（第一）從學理方面講，中間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看法大大不同，舉一例說，對於世界的事物，我們人類最容易為現實名詞所拘束。怎樣是為現實及名詞拘束呢。如以木頭為木頭，以機器為機器，以大砲為大砲，以銀行為銀行，這就是叫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樣為名目，為現狀所拘束，思想範圍就窄，觀察能力就薄弱，知道變化就少。人類為便利一時計，希臘名詞在世界上流通，如同鈔票流通一樣右手進來，左手出去。很少有人把一切名詞一切事物的前因後果，時常在研究。事實上亦很困難，一天到晚，事務甚多。所以很少有人去研究事物的所以然，名詞的所以然。在這一種限制之下，不但一般人如此，許多學問家，思想家都免不了這種毛病。如前幾年我們在學術界有科學與玄學之論戰，有人說中國要科學。我想現在沒有人會說中國不要科學。但科學是什麼？是無線電，是飛機，是汽車麼？這些都是科學的結果，是科學具體的東西。有人說物理學是科學，經濟學是科學，這已經是進一步的說法。再問科學怎樣成功？要怎樣算是科學的觀察？如以研究植物學為例，就不單觀察一枝樹，要觀察許多樹，今天看見甲種樹，明天觀察乙種樹，進而至於一切植物，自然得一公例。於是知道之後，還要問把植物分類，作一目錄，分析歸納，得一自然公例，（Natural Law）這一公例性質怎樣？這公例有沒有必然性？這條公例，所依靠的因素有多少？換句話說，有幾個前提，說到前提，就踏進了哲學範圍以內了，吾們姑且止於此，不再說下去。

從邏輯所講的看法，就知道促進科學問題，不應該像以木頭為木頭，以大砲為大砲，以銀行為銀行，那班人的看法。我們對於一切東西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問科學是什麼，科學的原理是什麼。假定我們這樣問下去，可說世界上沒有一件事物一個名詞經得起你這樣問的，因為你這樣問法，

總有幾個因素靠不住，因為有幾個因素在一時代認為固定不變的，到第二時代又變了。無論西洋文化的經過怎樣，他的科學在他文化經過中佔很重要一部份，如能够把他分析，我們一定能够把他最重要元素找到，如把原素找到，我們走到他們的境界，並不是困難的事。苦是我們看見留聲機當他作留聲機為止，看見飛機當他作飛機為止，這樣國家的學問不會發達，因為學問的發達，一定要問他背後的基础。學問是什麼？科學是什麼？因為裏面還有背景，分析清楚，使我們知道什麼事都有線索可尋，不能認為是固定的呆板的。我們一定要找到最後的原素，拿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適用到全中國。有了這個精神，不怕中國沒有飛機大炮，不怕國家不强。所怕就是剛纔所說的看見木頭只知道是木頭，看什麼只知道什麼，而且看見名詞，就只想拿名詞搬過來，這就是等於盲從。我們民族的毛病就是不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不肯求所以然之故，不肯用思索力，不肯用心想。譬如一個近視眼除非眼前看見種種顏色，否則就不易發生刺激力。吾們有句熟語，名曰「熟視無睹」，這就是說事物已到眼簾中，而還是等於看不見，豈不是一種不可救藥的病根嗎？見了西方立國之法，而漠然無動於中，又見了日本之強而漠然無動。今稍受刺激，亦就在感覺上叫喚上停頓了。這種情形，豈不是，就是麻木不仁，國家如何能立起來呢？

第二在事功上對國家貢獻來說。先舉幾個例。俄國有五年計劃，我們聽見了，亦要學他。如問俄國以前的歷史是怎樣。就答不出來。意大利有法西斯蒂，吾們亦想依樣葫蘆，但問墨索里尼以前薩第尼立國的經過，他便茫然不知所對。我們國內的人，像小孩子一樣，街上鑼鼓響，就趕出去看，鑼鼓所以來的原因我們不去問，僅感覺方面最易容受到刺激。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學問決不會進步，在事功上亦安能有日新月異之象。因為五年計劃，及法西斯蒂，都有他背後原動力，而原動力決不倖起於一朝，決不僅在表面現象之中的。這時代裏面，無論政治與經濟，能把人家人的制度來源思想來源弄清楚，就不會一天到晚跟外國人走，但知以模仿他人為能事。每個國家的政治史，每種學問的思想史，如同一把鑰匙一樣，可以以人家肚子裏的內容發見出來。目前吾們國家最重要的事項，是確立吾們的政治經濟制度，這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中國近代化。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綱領，已確定吾們立國的方針，因為這三項之中，一

切政治經濟潮流都已包含進去。但是原則易立，而具體計劃，尚待吾後來人的努力。譬如為實現民生主義計，俄有俄的方法，在俄國初革命時候，大家一時轟動說俄國將銀行等收回國有，資本家都被打倒，是了不得的革命。當時國內機關紛紛派人前往俄國，現在中央政治教授命項華及已死的瞿秋白，是吾們朋友助他前往的。俞先生去後，即感覺俄國一套東西是否能搬到中國來，尚有疑問。到了一九二八年，第一五年計劃成立，俄國情形就有秩序有軌道可尋了。民生主義之實現，以增進公有財產減少私有財產為關鍵，但現在人人都講崇拜中山先生，而事實上從政府大員起至一般行政人員，有幾個在實行孫先生的主義？就是各人都以保存私產為事，專靠公家地位，謀私人利益。這情形可以想見世界改造的不容易。所以俄國大革命把資本家皇族趕掉，死了幾百萬人，基礎才成立。當然，假如死去掉一二百萬人替人類造一個新制度當然使我們感動。但是我們想想，假定一種制度採用之大前提，非殺死幾百萬人不可，為了使世界人類生，先使幾百萬人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所以俄國共產主義很好，但怎樣避免殺掉這許多人？而且要注意吾們這國家，如跟俄國走，須有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八這十年痛苦，經得起經不起，是一個極大問題。像俄國這樣大的國家，日本打不進去，英法要打他，亦沒有打成功，所以俄國還能够保存，但不保存，一九二八年後更為鞏固。試問我們國家有沒有這樣地理上的便利？有沒有這樣好的國際形勢？這種種情形，應該在我們考慮之中斟酌之中，一言以蔽之，在思索之中的。所以拿出一種主張，關係於國與民，實在太大，不是隨便的。吾們可以說領導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俄國革命之後，一九一八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亦起革命。吾一九二〇年在德國，吾去訪問當時總理夏德曼。吾說「你看德國一切工業國有能否辦到？」他說：「沒有那會事」。吾問他怎樣不能。他說「俄國沒有工業，國內大部份還是農業，沒有出口貨物必需與世界其他各國競爭的。德國已經是工業國，要拿鋼鐵到世界上去競爭。如鋼鐵的價錢比英美法等提高了，怎樣能競爭。假定將大工業收歸國有，而出口品的價格比英美的高，那麼這些大工廠就要關門，國有之後，就要破產了。」所以要廢私產。將私人工業變為國營事業，一定要事業站得住。所以一九一八年後，德國儘管革

命，但大工業歸國有這一步，始終沒有實行。

經過七八年，我自己天天注意俄國德國有什麼變化？俄國原來一切收歸國有，到了列甫新經濟政策時期，准許五十人以下的工業由私人去辦，用不着國家來辦。一九二八年後又實行集合農場。一九三二年我來參觀時，所謂集合農場，就是集合有一百畝三百畝四五百畝在一起化爲一個公共農場，將管理及曳引機等集中一處，集中經營，各家分租工作，蓋房屋，設托兒所，爲全體謀便利。吾問這樣各個土地多少不同，所得是否一律；他們說，這不能平均，多者多得，少者少得。吾就懂了。世界上私有精神多少還包含在那裏。吾再問司機器員與掃地夫所分是否相同？他們說，司機器員分得多，掃地夫分得少。簡單說，一集合農場好像一公司，二百畝的是二百股，一百畝的是一百股，當然二百股所得較多。若論工作，司機師最重要，清道夫就輕些。可見世界經過十年的變遷，大家看出一道理；私有財產還不能絕對廢止，只能在某一種程度內加以限制。

從俄國革命到一九二八年，我們看世界上的變遷，知道要像俄國一九一七年整個把私有制廢除，是辦不到的，是不必要的。我們只能辦到某一種程度內之公有罷了。但這一個原則確定，那麼世界的社會問題並不困難，調停的計劃有很多了。可以說經過十多年中間，社會革命路線方始找到。吾自己在當時，自問像李大釗陳獨秀的勇氣是沒有，他們看見俄國革命，就要說在中國實行那樣的革命。至於吾的見解呢？一種外國制度，總要找到他背後的理性與根據，並且問問中國是否可行，然後敢自己拿出主張。

英國選舉制度 (下篇)

一、選舉區域的劃分

英國下議院議員，全是由普通選舉方法選出來的，全國分爲許多選舉區 (Parliamentary districts or constituencies)，除倫敦和其他十二個城市外，每區只許選出一個代表。這一區一代表的原則，是按一八八五年議席分配法實行的。現在議會下院議員，因愛爾蘭代表退出，尙有六百

來，一九三〇年前後，吾對於社會改造的主張，可算成熟。吾相信一方面承認私有，一方面承認公有。是一條無可逃的大道。但這不是調停兩可之詞，以後國有事業是應該一天一天擴大，私人謀利的動機是應該大加限制的。必如是，然後能增加民族資本，開發民族經濟。

從以上兩段學理上事功上來講，我們要針砭的，是現時對外人依樣葫蘆的習慣，如此做去，不但學問不發達，在事功上亦不會有進步的。現在我更舉一二個實例來證明，如果一個民族有思索力有創造力，那末他的命運是不會始終落在人後的。

西面有一句格言說：「我喜歡我的先生，我更喜歡真理。」可見真理是人的真面目，果真對於學問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學生所造一定能比先生進步。歐戰以前，德國的科學，在世界上算是第一，但我們看見十九世紀初期，德國科學都趕得上法國。法國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一九世紀初，德國科學著作，如洪卜爾地理遊記，都用法文寫述，試問現在還有那種情形麼？其次如英國的立憲，俄國的五年計劃，那一件不是民族本身從自己經驗中，想出方法來的。語云皇天不負苦心人。惟有不肯苦心，不肯焦思，那國家便無辦法，否則天不至令人走上絕路的。

自己無論對於學問，對於政治，都有興趣，因興趣很多，所以一無所成。但是吾對於一切問題有吾自己的立場，這立場不是人云亦云，並且不喜歡跟人走。吾先研究在吾良心上在理論上是說得通，吾才說他對。吾說了之後亦很少有變動，因為吾沒有思索以前，決不隨便說，不喜歡跟人走。假定吾有了吾自己立場，吾的立場，就在那裏。(范費錄記)

餘園

餘人。每個議員，除大學代表外，平均代表七萬，也可以說，代表二萬二千選民，這與法國下議院每個議員所代表的人數大約相同的。據美國的憲法，每十年調查戶口統計以後，就依照各處人口的增減重行劃分區域。在法國則五年重新分配議席一次。但在英國，法律與習慣都沒有這樣的規定。英國選舉區域的重行劃分，一九一八年前只行過一次，就是按照一八八

五年議席分配法實行的。所以英國代表與人口的關係，極容易呈現不平均的現象。英國選舉區是用名字來分別的，不像美國那樣用序數去區分的。例如有市或一部分為好幾區，各區都有名目，不像美國的選舉區，必須用「第一區」、「第二區」等字樣去標明。

美國下議院議員并非全由各都市選出來的，因為在英國還有大學選舉區。英國最古的大學，在一六〇三年就有選派代表列席議會下議院的權利，至一九一八年選舉法又規定大學可選出代表十五人。自愛爾蘭自由邦大學代表退出後，現在大學代表的人數只有十二人。牛津大學二人，劍橋大學二人，蘇格蘭各大各三人威爾士大學一人，皇后書院一人。凡是得有大學學位，或在修業期滿有得學位之資格者，名譽學位除外，都可以到大學選舉區，參加選舉。

大學選舉名冊是由各大學當局編製的。大學當局有權向每個選舉人索取註冊費，但罕有實行者。假使一個大學選舉區可選出兩名代表，那末即採用比例代表制，免使小數選民沒有選派代表的機會。在選舉舉行之日，選舉人不必親赴選舉區去投票，他可以把選舉票寫好由郵局寄交選舉官。

按大學的表權，在查爾士第一時代就有了。大學選舉權的設立，與國王要支配下議院的企圖是有關連的。

但大學以後不肯選舉由國王所指定的人，只派獨立不偏的代表。因此大學的選舉權就確定了不移了。固然，這種制度是與議會代表制的原理不相合的，但在英國國內，不但沒有施以攻擊，而且照一九一八年的人民代表法律，大學代表的人數反見增加。多數英國人好像都不覺得這是一種教育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權。其實，大學方面所選出的代表確是有學問，有才幹的，并不濫充多數的人物。但無論如何，這種制度確算英國所特有的。

二、下議院的解散與選舉的舉行

在英國，總選舉的舉行，本來是五年一次，但議會本身有權來延長自己的壽命。在第一次歐戰期間，英國議會就這樣做，這就可以證明英國憲法能夠適合時代環境的需要了。美國國會則不然，無論國家有什麼變故，國會的壽命是一天也不能延長的。不管在戰時也好，平時也好，國會的選舉總是每二年舉行一次。但是若從事實方面觀察，英國議會選舉在五年期間也不只舉行一次。有時一年之中舉行兩次，或者兩三年之中舉行三次。

這是因為國王在法律上言，可以隨時解散議會，另舉行總選舉。假使內閣不得議會的信任，內閣自信其政策合於民意，也可以呈請國王下令解散議會，另行總選舉。就實際言，下議院議員在本屆議會未滿期前，也不願意另行新選舉，因為在下屆選舉時候，他們能否再獲勝利，自己也不甚有把握。但是內閣總理對於議會的解散，總是守着秘密，非等到確有勝利的把握；不敢貿然從事的。如果政府公佈解散下院，規定指定候選人的日期也接着公佈出來。官方的公佈與指定候選人的日期，中間距離極短，至多也不過兩三星期。（新議會的召集命令發表後，第八天便是指定候選人日期。）時期固然緊逼但各政黨常在總選舉日期未發表以前，就將他們候選人指定好了。

三、候選人的指定及候選人的資格

各政黨指定候選人的方法，在各選區內往往不是一樣的。依照法律，指定候選人的手續，是異常簡單的；既沒有各政黨的選舉大會，也沒有初選會，候選人所當選的，祇須於法定的日期，將他的姓名，住址，職業，以及本選區內十個已經註冊選民的姓名都寫在一張請願書上，提交於選舉官就算了。（十個選民中，一個是提議者，一個是附議者，其餘八個是贊成者。）選舉官是由各郡郡長，各省市市長兼充的，關於選舉的一切事務都歸他們辦理。假使一個選區所占的範圍不止一市或一郡，內務部長就得指派那一個郡長，或那一個市長來兼充選舉官。在大學選舉區裏，選舉官是由學校副學長，或同等的學校職員兼充的。

選舉官在指定候選人的法定日期，必須到市政廳，或者法院，或者其他便利的場所，接收候選人自己交來的，或派代理人交來的候選人請願書（Nomination Paper）。請願書的接收必須於一小時內辦妥，過時候選人的指定就停止了。候選人請願書如有十個選民簽字，就算是合格的，但各候選人往往為欲誇示自身的名望起見，有時請願書上的選民贊助者，多至數十人或數百人，包括本選區內各方面的人物。候選人除提交請願書外，還須繳納一百五十鎊保證金。保證金的繳納意在限制候選人的數目。若使一個候選人在選舉日所得到的票數，超過本區總票數八分之一以上者，保證金就退還，否則，保證金就充公，歸於國庫。候選人繳納保證金，可以說是英國獨有的制度，其效果是很大的。每個選舉區內，因此候選人至多

不過三名，十餘年前超過二名就少了，有時只有一人。

在英國，從前候選人的資格，是與財產有關係的。現在這種財產資格被取消了。無論那個人，只要他是一個英國公民，就可以在何選舉區裏當候選人。因為英國並沒有法律或習慣規定：凡各區的代表必須是本區的居民。非本區居民的候選人 (Non-resident candidate) 是很常見的。現今候選人的資格不外是：(一) 英國人，(二) 成年者兩種而已。但是有幾種人是沒有選舉權的：(一) 教堂牧師，(二) 貴族，(三) 與政府有契約關係的人，(四) 囚犯，(五) 精神病者，(六) 受政府撫卹者，(七) 事務官，(八) 選舉官。候選人若違背選舉法，便剝奪被選舉權七年。

四、選民的註冊

在英國無論總選舉何時進行，各選舉區的選名冊 (Register of Voters)，總是每年改編兩次。所以無論召集總選舉，選民冊沒有不預先編製好的。選民冊的編製是每選區註冊官的職務。註冊官往往是由市政廳的或郡議會的書記官充當的。一九一八年選舉權與財產權有關係，所以選民冊的編製，都以納稅人的名簿做標準。自從一九一八年成年人普選制度成立後，選民冊的編製，就得採用戶口調查的辦法了。在美國，各州選民都是自動的到一個指定的地點，去登記他自己的名字。在英國，註冊官必須另派選民查驗員 (Canvasser) 去按戶調查合格選民的名姓。這些選民查驗員大概由每年一月初，七月初，就得帶着上次的選民冊，出去調查，在這六個月內各處選民有什變動，調查完畢，他們就編成報告呈交註冊官，再由註冊官編造一種臨時選民冊，張貼於公共場所，如市政廳，郡議會，郵政局，圖書館，教堂等處。選民冊後，附有簡告，規定在一定期間之內，選民單內的遺漏，與錯誤，是可以更正的。例如一個合格的選民，發覺他的名字不列在臨時選民單上，他可以要求註冊官將他的名字補上，同時任何選民也可以要求將選民單上某某名字除去。遇有疑難之處，註冊官可自行判斷，但這種判斷是可以上訴於法院的。一定的期間滿後，新選民冊就編定了，非等六個月以後，是不能變更的。在這正式的選民冊之後，還附帶着選民單，內包括服役於陸海空軍的人員，或其他有特殊職務，不能視到選舉區去投票的人員。缺席選民必須自動到註冊官處登記，否則，姓名不列於選舉單上，到期就不許投票了。

正式選民冊一製定後，無論如何，是不能更改的。如果一個人的姓名不列在選民冊上，他的投票權這一次就取消。一九一八年人民代表法律，在這一點規定得非常嚴格，決不許有什麼例外。不論是註冊官的遺漏也好，或者是選民自己的錯誤也好，選民冊上如果沒有名字，投票權就跟着消滅。任何官吏或法庭都不能將正式的選民冊，加以絲毫的變更。在美國選民冊上沒有名字的選民，於投票日發誓後，即可照常投票。但在英國就沒有這種通融的辦法。凡在選民冊上沒有名字的人都不能投票，反過來說，就是凡在選民冊上有名字的人都可以投票。所以註冊官如果把不合格的人誤列入選民冊上，也只能讓這人去投票了。雖則法律有規定，在法律上無投票能力者，不許有投票權；但在實際上，英人還是以選民冊上姓名之有無為標準。是以每次選舉都不免鬧出許多笑話。

五、投票日期、地點、與投票手續

英國在現今選舉制度之下，全國投票是同日舉行的。唯大學選舉不限一天，往往延長至一星期。國王下令召集新國會後第八天，即須指定候選人，第九天便是投票日期。一九一八年選舉官在各選舉區內，可任意規定投票日期，結果便選舉日的延長。所以書記與算票員等，就得在各選區內來往奔走。這不但使最後投票的選區占許多便宜，(因為可以看風勢)而且也延長一般選民的緊張情緒。所以一九一八年人民代表法律規定：全國各選舉區投票必須在二日內舉行完竣。各選舉區內投票的時間，大概由晨八時開始，晚八時停止，但有時也可以在早晨提早一點鐘，在下午延長一點鐘。在美國就沒有像這樣劃一的投票時間，每州或每市可適應事實的需要，自由規定時間。

英國在選舉時候所用的選舉票，是一張又短又小的白紙，形式很像信封，前後面都蓋着印，後面有一個號數，紙上並沒有政黨的名稱與標記，只有候選人的姓名，住址，職業而已。候選人的名字是按字母的次序而排列的，每個名字之後，都有一個空白地方，留給選民劃一個十字符號。每張選舉票都有一張存根，選舉事務員把選舉票由冊上撕下交給選民時候，他就在存根上寫了選民的姓名，以便將選票必要時，可以核對。選舉票由選官用公印印好後，就分發於各選舉投票所。選舉官可隨時指定選舉投票所的地點，他可以另派一個副選舉官到各選舉投票所充當主席，并連同辦

事員主持一切選舉事宜。每個候選人也都有權利派一個代理人在選舉場監

察。選舉投票所的地點，常在公共場所，如市廳、學校、或法院，有時也可以租借私人屋宇。在選舉投票房開票，有許多像屏風的格子，選民就在這格子裏，將選舉票上候選人名字旁邊的一個記號（記號是十字形）。這就舉他投票選舉某人了。此時他須將選舉票疊好，投入選舉票櫃內，然後退出投票所。票櫃不過是一個有蓋的錫箱，在蓋上有一個縫，以為投票之用。到了投票終了時候，改票所主席就宣佈終止，並將票櫃之口封固，連同選舉票清單，送到市政廳，或選舉的總辦事處，交選舉官。再由選舉官彙集各處送來的票櫃後，在集中地點開始投票。

在英國計算票數的方法，與美國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英國選舉官及其助理員，於未計算票數以前，須先檢查每櫃的票數是否與原單的數目相同。第二步即將各櫃的選舉票，混合在一起，再分為好幾束，（往往照候選人的數目分的），而後才開始計算。其目的是要使候選人不知道每份選舉票所投的實情。美國則反是，因為在美國每個候選人無論成功與失敗，都要知道每個投票所投票的實形。有時一個失敗的候選人，往往費了許多光陰來檢查投票的數目。英國候選人就沒有這種權利。當票數計算完畢，選舉官即將當選人報告中央政府機關，由是選舉手續，就算辦完了。但是失敗的候選人，如要求再檢查票數，選舉官又須重新計算一次。（要求再計算票數，是受一定時間的限制，過期要求為無效）

失敗的候選人也可以告發當選人有舞弊行為，或沒有當選的資格。這種告發案件，如係舞弊，不像美國，由立法機關審理，乃是由法院解決的。如係選舉資格問題，則由下議院自判決。

依據一九一八年人民代表法律，不在選舉區，或在外國的選民，可用缺席投票方法來投票的。缺席選民如係在本國以內，可在選舉未舉行前，要求一張選舉票，以後再由郵局寄交選舉官。如係在本國以外，他必須找一個近親，當他的代表代他投票。



民主問題的實現

時下的政論家，好作宰割式的分析，民主未能例外。所謂國際民主，政治民主及經濟民主講詞，即為其此一方面的運用。自美蘇對立尖銳化后

六、選舉的費用

英國選舉的費用比較美國選舉的費用，實在少得多。一則因為選舉運動費，在英國比較不容易籌措；一則因為英國選舉區內的選民人數，沒有美國選舉區內的選民那樣多。從前英國選舉是很腐敗的，所謂選舉費，就是以金錢賄賂選民。而且一切費用也沒有法律的限制。出賣選舉費，就是極普遍的事件，同時候選人還得以酒肉款待本區內的選民。可是現在一切的不良現象，差不多都改革了。一八九六年法律規定選舉賄賂及處罰辦法，一七二六年和一八〇九年又添上預防舞弊新法。一八五四年又有極重要的，極嚴厲的選舉舞弊處罰法律產生，以後曾經過一八七二年一次修改。一八八三年又制定防止選舉舞弊與非法行為法律。經過這幾次的法律的限制，英國選舉，才漸漸地日趨清潔了。

一八八三年的法律將選舉舞弊與選舉不合法，加以區別。所謂選舉舞弊，包括賄賂、威嚇、頂替、偽造選舉票數等項。這都是道德墜落的行為。所謂不合法的行為，便是選舉運動員的雇用，選舉費的濫用，選民的款接，委員會的濫設等項。這些行為雖與道德無關，但有礙選舉的公正與尊嚴，也是法律所不許的。該法還規定選舉時，候選人的合法費用。因為各選舉區情形不同，所以法律不能確定一個標準，通行全國。英國遂依照人口的數目做標準，規定選舉費用。凡註冊選民不滿兩千的市，最高限度的選舉費，定為三百五十鎊，如選民多增加一千人，選舉費也可增加三十鎊。在那區，註冊選民在兩千以下，選舉費為六百五十鎊，每增加一千人，可增加六十鎊。但候選人個人的費用，不得過一百鎊。

依照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二八年兩次法律，英國又以選民數目為標準，規定選舉的費用。大約一個候選人只能為一個市選民花費五鎊士，為一個郡選民花費七鎊士。以每人七鎊士計算，每選舉區平均費用約三千元。候選人的代理人須於選舉後，三十五天內，將一切費用，開一清單，報告於選舉官。自從選舉費規定後。英國選舉雖不能說十分干淨，但比較他說，總算清明得多了。

· 呂克菲 ·

，國際民主實則上已為強權政治所浸淫，此調彈者日鮮。可是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之論，却正甚為康上。

民主是什麼？膚淺的說民主是人人得而作主，個個能夠自由選擇之謂。故民主的內涵涉及人類生存問題的諸方面，它既不會局限於政治，自然亦非止於經濟，社會有多少廣大，民主就有多少廣大。所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只不過民主在一個特定社會中所表現的形態。沒有人會否認，政治民主以美國為宗旨，經濟民主以蘇聯為牛耳。其實拆穿來說，政治民主的極端，照共產黨人的口吻講，乃「飢餓自由」與「失業自由」，反之美國人對蘇聯的經濟民主，也熟唸為「牢監裏吃飯平等」。此類指摘自然非一般的事實。平心而論，美國人比較重視政治的自由，蘇聯人比較重視經濟的平等。換言之，美國人非無視經濟平等，蘇聯人亦並不置政治自由於不顧，觀乎羅斯福的新政，史太林的新憲法，可見極端的論法乃是一種誇張之詞。正確的觀察，應試以社會的需要着眼。我認為美蘇對民主之各有偏重，係其特定的社會環境所使然。美國因為物產豐富，工業發達，人口不繁，其人民的生活水準較任何一國為高。在一個不那麼貧乏的國家，生存的機會多，經濟問題形成次要，而政治問題則因人民多能溫飽其生活乃能有暇顧問，英美人好把政黨間的競爭當作球隊間的角逐，正是此種開散的心理。實在的，英美人是把民主當作一種社會形式和生活態度的，民主本身除了它的若干規則——服從多數，自由並擇——外，在英美人看來可謂空無一物。所以同時民主政治，英國與美國不同，前者是溫和的社會主義，後者則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誰不知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死對頭，然英美邦交和睦如故，反之，與社會主義有血緣關係的共產主義底蘇聯，倒與英國格格不入，貝文與莫洛托夫常常爭吵得面紅耳赤。這裏，我要強調一句，英美人的民主觀念乃是一種形式，民主的內容係民主的結果。只要通過民主這個形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所不計。

蘇聯是另一類型。在蘇聯，五年計劃雖然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力，但工業還不够發達，最近的英蘇貿易談判，可以看出蘇聯對英國的製造品寄予如何殷切的期望。和英美比起來，蘇聯人民的生活程度是遠為低下的。一般說蘇聯雖可自給，但在三十年內蘇聯的工業生產不會超過英美。政治是最現實的，共產主義不能建立在廣泛的事實上。在一個經濟不發達長久處於資本家壓榨地主剝削之下的社會，經濟平等自然成為一般的要求。共產主義不在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而在沙皇的根天下成長發展，實在是一種人性的

必然反映。馬歇爾計劃所以比杜魯門主義高明，正因為前者看出飢餓是共產主義的溫床。用不着說，在一個生存成問題或生活水準低落的國家，其人民決不會有這種開情逸致把政治看作球賽的。反之，他們全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問題即是經濟問題，政治的本質，是經濟不平等所形成的階級對立的關係。要之，蘇聯是把民主當作一種目的看，這種目的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所周知，今天的中國是在美蘇的夾縫中討生活。很多人想在美蘇這兩種民主形態中選擇其一。前面說過，民主是人人得而作主，個個能夠自由選擇之謂。其實作主乃選擇的結果，所以基本的前提是選擇。

談到自由選擇，必須涉及人類的慾望。慾望有高下，其決定權則在於個體所立足的現實。窮人和富人的慾望顯然不同，前者也許只要溫飽，後者會想入非非，而且同一慾望，其先後發生的效用可以同，這就是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用律」。概然的說，如果環境許可，人類的慾望是並列的，即既要溫飽，又要舒適，更要求幸福的生活。如果環境的阻力太大，人類的慾望必定是選擇的，升降的，在達到溫飽的人們，必更進一步企求舒適的生活。反之，生活困難的無產者，則但求生活的溫飽。美國憲法探植追求生存，自由，幸福的目的，不啻說明人類生活要求的發展，換言之，生存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解決此問題是生活資料的不慮匱乏，故生存問題本質上乃一經濟問題。自由和幸福乃是要求更好的生存問題，自由可看作政治的，幸福可看作藝術的。在生存問題未解決的國家，自由是多餘的奢侈，藝術也只是有閒階級的點綴。總之，在一個患匱乏的國家，民主的中心課題是如何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而不是如何保障少數人的豪華生活問題。所謂「上海跳舞，中國飢饉」的事實，不但違背人類的正義，也是反乎人類社會的延續的。以上云云，絕非理論，我敢武斷的說，如令中國人民舉行總投票，請其在「一張票與一碗飯之間選擇，相信極大多數必然要選擇一碗飯。大赦以後的情形最足以說明中國人民對現實的迫切之感。被救者不出三天，紛紛重操舊業，再入牢監，他們說，與其在外面自由地餓死，不如在牢裏也可聊得一飽。真的，自由在飢餓之前不值半分錢，尤如黃金珠寶在大飢旱不能換升斗米一般。由是可知，一個懂得自由的社會，必定是解決了生存問題的社會。明乎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時至

今日，民主總是政治家的口頭禪而不能在人民的實際生活中發輝，爲什麼共產黨以其一貫的並不民主的作風，而能獲得農民與工人的支持。

現在「民主」一詞雖然給先覺者喊出來了。但除了教授，學者，智識份子之外，誰在支持民主？誰在爲民主奮鬥？國民黨不消說得，根本害怕民主，恐懼民主帶來的改革，至於廣大人民，謀溫飽之不暇，實在無餘力顧問政治，你和農民說減租減息懂得，談民主必然瞠目不知所答。我是很佩服民盟諸領袖的獨立特行的作風的，但就現實論，民盟的除「民主」無其他的主張，註定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的集團。爲民主而民主，理論上可通，實際上處於飢餓線上的廣大人民是提不起精神也不道來擁護的。現實最殘酷，中國的現實，已迫使極大多數人人在生活問題上付出全部的精力，自由對於他們，乃是高掛在夜空的月亮，美麗而不切實際。

衛護民主樂觀者也許會提出民主的社會主義，過去我也曾如此想過，而且熱中於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宣傳。但是這兩年來的事實，使我對此頗感懷疑。所謂民主的社會主義，即以不犧牲自由本民主原則謀共同生產共同享受這一人類最高理想的實現。社會主義沒有問題，人人都憧憬社會主義的遠景，問題是民主，你可以會保守着一切反動者贊成這種理想嗎？私有制下的社會，自私無疑是普遍的政治心理。雖然，這些人是少數，我們可以置之不問。然而政治的複雜性決非表面上的數字那般簡單，通過權勢，金錢，門閥，鄉黨，這些少數人在中國即可成爲多數。我們現在可以明瞭馬列之所以要斥歐美的民主是布爾喬亞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偽裝了中國果民主，其粉飾的結果，不爲「亞細亞」底民主者幾希？

在歐美，民主政治靠了兩種法寶，其一是生產發達人民最低生活問題得到解決，因之剷除了過激派的法寶，其二是教育普及及國民有一種雜費各級關係的共同意識。因之觀點趨於一致。雖然爲了興趣，可以各有標榜，但骨子裏仍是一樣，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表面上好像一個開明一個保守，其實半斤八兩，否則常常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的。經濟生活各相當平衡，國民共同意識的發達，是實行民主政治爲先決條件，沒有這兩者，人民的意見無法調和而綜合，民主不啻是紛亂無經的別名，最後一定行不通。實在的，馬克思預言共產革命必在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國家發

生之所以未成爲事實，經濟生活之相當平衡與國民共同意識的發達，實爲主因。話雖如此，英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今天，工黨才能得勢。想想看，從一二一五年大憲章運動到現在十足七百三十二年，民主社會主義的發生過程，是如此這緩而曲折，直到今天還是無人擔保；社會主義的工黨可以永遠改下去。至於美國雖然尊重民主，可是却無視社會主義，一般的判斷，英國的工人運動未能發展爲一個政治集團前，社會主義之爲民意所選擇是不可能的。看人家，想自己，我們可以對民主的社會主義者說，你的目標固然正確，但那恐將是孫子的事，至少在這一代我們不能奢望民主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吧！爲什麼？爲的是中國缺乏這類條件，中國的教育不發達工業又落後，欲求工業化至少亦得二十年，而教育是百年大計。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封建買辦勢力至今未衰，依然把持要津，竊居高位。中國今日果而試行民主，其選舉的結果，我敢斷言，不是權貴資本及其代言人，便是地主士紳及其爪牙。要之，財產與門閥這是現社會的最大阻力。這就是爲什麼現政權的基礎虛弱如此狹窄，而似有相當的統治力量；以及爲什麼改組擴大似的政府，本質上迄未變更的原因。

由於中國社會之太不平衡，加上這年年無已的戰亂，作爲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事實上亦瀕於無產化，這樣的社會當然是保守主義與共產主義平分天下的社會，也就是二邊中間小的社會。保守主義不消說是反進步反改革的，而至於共產主義則是重目的而輕手段的，他們認爲目的正確，手段錯誤不妨，而且更相信任何一種手段只要符合目的的要求不論如何都是正確。無疑的民主只是一種手段，民主既可爲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那末當用民主方法而不能實行社會主義之際，採取非民主的至反民主的作法，在共產主義者看來，不懂是一種必要，而且也是很合理的。這就是中共所以要標榜民主（用以迎合自由主義者）而最終仍然相信要實行無產階級獨裁才能將共產主義兌現的道理。

以上所云，並非根本否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更非爲中共辯護，凡是指出民主社會主義實踐上的困難及其努力的方向，和中共對民主對中國問題的一種看法與心理。同時我相信中國總有民主化社會化的一天；如果自由主義者勇往直前，如果保守主義者能像英美一般地勇於自動或被動的犧牲，支持自由主義者，以自我犧牲來取得平民的擁護。果如此，社會的階

級觀念必可泯滅，公同的意識可望形成，共產主義的宣傳也就近於宣傳。申論至此，結論是有的了：中國社會之民主化抑或共產化，繫於一切保守主義者的覺悟和自動。設若今天的大地主，買辦階級，豪門資本，依然迷戀其豪華生活，不犧牲其經濟利益降低其生活享受。則人民的選擇，

始將走上共產革命的道路，革命誠然不等於民主，但人民既已挺險而選擇了這條路，你能說是非民主麼？否則法國大革命便不能被史家被人民頌為民主革命。



歐洲復興會議的前途

· 鐵 空 ·

(一)

七月十二日，由英法兩國發起邀集各國開會於巴黎，共謀歐洲經濟之復興。被邀者共二十二國，到會代表計有十六國（連英法在內），被邀而拒絕參加者為蘇聯及其附庸如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蘇聯所以不允參加者，因先期應蘇法二國外長之邀，協議不成而散，即世人所稱巴黎三強會議無結果是也。於是左翼方面論者，紛紛責難英法，且以此項會議，係依照馬歇爾計劃進行，乃疑美國在幕後操縱，別有企圖。考其主要論點大抵謂：馬歇爾計劃，名為援助全歐，實則含有排蘇意味，英法兩國不免仰承意旨，所以一再邀請蘇聯者，不過為表面敷衍而已，邀請既無誠意，蘇聯及其與國，難以參加，以致全歐各國不能推誠合作，其咎在英法美而不在于蘇聯。三強會議，協議不成，此舉自應作罷，乃英法依然進行，意在排蘇，顯而易見，蘇聯為自衛計，不得不提出莫洛托夫計劃，以與馬歇爾計劃相對抗，東西歐分裂為二，難以挽回矣。其言論偏苛若此

，有出人意料外者，為顯明真相起見，自須就此事經過，詳加考覈；真相既明，方可預測其前途，試在以下各節詳陳之。

(二)

所謂馬歇爾計劃，僅有大體的目的，並無詳晰的條目，嚴格言之，尚未成爲一種計畫。法國外長皮杜爾在其國會辯論外交政策時，（七月廿六日）亦云：目前無所謂馬歇爾計劃，只有一個建議，此項建議可給法國以一種機會。考美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此議時，在六月五日，蒞哈佛大學演說，請歐洲各國分訂大建設計劃，美國可竭全力，予以經濟援助；此非針對任何一國或何種主義，乃為解除飢餓貧困混亂而助全歐復興也。該國外交界人士以為馬氏此議，乃對全歐的整個計劃而言，並非予以個別援助。英國當局首先發表聲明，歡迎此議，法國亦繼其後表示贊同，於是英法外長聯名邀請蘇聯外長在巴黎晤談，其時蘇聯報紙，議論紛紛，以為馬歇爾計劃乃杜魯門主義之延長，美國運用其金元力量，為侵入全歐地

步，若貿然參加不啻自墜陷阱耳。各國左翼言論，大都隨聲附和。然亦有主張參加者，如義大利共產黨領袖陶格利亞特聲明，義國儘可應英法邀請參加巴黎會議，但附條件四項：（一）不能有反蘇集團；（二）不分割歐洲；（三）義國不論為經濟附庸；（四）義國內政不受干涉。其實此四條件可併為二項，因馬歇爾提議援助，並非針對任何一國或何種主義；英法二國響應此議後，仍邀請蘇聯先行洽商；在三強協議不成後，英法仍來邀蘇聯及其附庸，以便全歐代表，聚首一堂，並無畛域之分，安有反蘇意味，不反蘇即不分割歐洲，故（一）（二）兩項，實可併為一項。雖在十六國會議開成以後，此項仍未緊閉，東歐各國隨時托駕，莫不竭誠歡迎，此就經過情形言，並不違背義共所提（一）（二）條件者也。至對馬歇爾建議最懷疑之一點，即惴惴然以美國干涉政治為慮，此實不免總總過慮，美國設有此企圖，儘可明白提出，徵取同意，安有公開協商與運用之陰謀並行之理。杜魯門援助希土，聲明排除極權主義以軍事援助為主；馬氏此議，則與杜魯門

主義的性質，截然不同。蓋其援歐目的，在解除全歐人民之飢餓貧窮與混亂，既非排除任何主義，亦與軍事無關，乃謂此舉為杜魯門主義之延長，豈非偏見之尤耶？且英法發起巴黎會議，預定進行程序，可分五步：先選莫洛托夫洽商，是為第一步；洽商苟能就緒，則邀集各國時，蘇聯及其附庸，當然共同參預，是為第二步；倘洽商不成，西歐諸國，不能不謀自救，猶如饑渴已極，亟求飲食，萬無束手待斃之理。會議既開，須各就其資源及需要，詳加研討，經整個統籌之後，乃請美國濟其不足，是為第三步；美國受此請求，須經財政上籌劃及立法手續，乃可允予援助，如有條件，自應在此時提出，是為第四步；美國允予援助後，歐洲諸國倘可接受其條件，乃按照個別需要，並依預定計劃，分別進行，是為第五步。經以上各步驟，各國經濟果見復興，所謂馬歇爾計劃方告完成。由是觀之，美國資助歐洲各國，即使有何條件，（當然為經濟上條件不涉政治）須在進行第四步時提出；設認為不能接受，

自可拒絕援助，安有墮入陷阱之理。既不涉及內政，在經濟上決不至淪為附庸，設竟論為附庸，亦可併為一項。且就經過情形言，美國有何條件，此時尚談不到，將來倘提條件，為歐洲諸國所不能忍受，吾知任何一國，對美必抱同一宗旨，在東歐不能容納者，斷無在西歐獨能容納之理。故謂因受援助而喪其自由，純屬逆憶之談，殆有守不可破之成見者耶？最可怪者，捷克應邀後，本已正式答覆，參加會議，乃未幾而聲明取消，說者謂此即為蘇聯控制之確證；實則捷克復國之始，早受蘇聯控制。接受請柬後，理應與波匈等國持同一態度，乃始允參加，繼復變計，類似兒戲，殊堪發噱。雖然出爾反爾，不獨捷克為然，義大利共黨前後主張，亦屬自相矛盾，始則贊成赴會，繼而反對參加，該黨領袖陶格利亞特所持反對理由，大致謂：「目前義大利採反蘇政策，與西歐諸國合作，東西界限，判若鴻溝，實屬錯誤。為義大利計，應保持中立，任何政策足使蘇

聯陷於孤立者，務須竭力避免。」夫巴黎會議被邀者，計有二十二國，義大利既在被邀之列，承諾參加，未便效尤捷克，中途變計，此其一；義大利民窮財盡，渴盼援助，與其直接乞貸，何如共同籌劃，此其二；蘇聯拒絕參加者，係反對英法居間，並非英法排斥蘇聯，且蘇聯挾戰勝之威，在東歐早成集團，此外隨聲附和者滔滔皆是，何嘗陷於孤立，此其三。

當馬歇爾計劃提出後英法當局同聲響應，且邀蘇外長莫洛托夫赴巴黎會商，莫洛托夫已有允意，華盛頓方面頗為樂觀。據合衆社華盛頓六月廿三日電云：此間外交專家談話，蘇聯已受英法邀請，會商馬歇爾方案，如果此次會談，能對實施辦法，有一致意見，彼此可推誠合作，則杜魯門主義將見根本修正。無如此後經過，不能如樂觀者預期，以致東西分裂，各自為政，不克收統籌全局之效，惜哉。（以下各節續登）

收復區拾零

· 向日 ·



「甯贈友邦，勿予家奴」。這是我國統治階級一貫的主張與做法。所以當異族侵陵的時候，不助割地賠款，委曲求和，甚或不惜演出

「昭君和番」一類的醜劇；假如國內有什麼人胆敢犯上作亂，那還了得？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必得下令討伐，起

兵征剿，以正典刑，即因此而割燕雲十六州以乞援於異族，也是在所不吝。這一套主張與做法，雖然古已有之，而不圖於今為烈。

日寇在我們國土裏，縱橫了七八年，我們的要人們，和將軍們，好像腳底下搥了油，紛紛向大後方溜去，一任大好河山，淪於敵手，千百萬人民，坐於塗炭。日寇投降之後，要人們儼然板起了主子的面孔，將軍們也格外的威風凜凜，大聲疾呼着「向共產黨收復失地。」於是乎圍剿、殲滅、討伐，一連串血腥的名詞，緊接着連串血腥的事實；又把已經勝利了的中國，鬧得炮火連天，烽烟遍地。畢竟要人們不愧為英明領袖，抗日雖可持久，剿共却費神速，於是玩了一套類似障眼法的所謂「租借法案」，將國家的主權，換取了飛機火箭炮等的美式配備。而將軍也畢竟不愧為趕赴武夫，攘外雖無大效，安內却有餘勇，就憑着優劣的美式配備，在自己的國土裏，橫衝直撞。果然，這其間不到兩年，共產黨統治下的解放區，有不少的已變為國軍的收復區了。

然而，這些我們都可以姑置勿論。政府豈好打仗哉？無非為的是剿共滅「匪」而已。夫共軍既為「匪軍」，則國軍當然是「王師」；解放區既為暗無天日的匪窟，則收復區當為朗朗乾坤的天堂。從前孟子歌頌湯武之師，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省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民大悅」。湯武之世，去今亦遠矣，予生也晚，未能躬與其盛，只好在古籍中寄其景仰誦拜之誠。然而今日之「王師」，却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正在扮演着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我自己很覺得慚愧，未能盡子民的義務，箠食靈漿以迎。謹將收復區所見所聞，臚列一二，以作點滴之貢獻。

「瘋狂的掃蕩」：在收復區裏，儘管據點林立，禍孽棋布，從去年剿到今日，還未能全面的名符其實的收復，與江南隔着一衣帶水的蘇北，還存在着共軍的專員公署，司令部和各縣的獨立團，在海擊堅持，為了肅清起見，國軍會不斷的大舉掃蕩，但共軍非常機動靈活，你掃到東，他跑到西，你掃到南，他跑到北，掃來掃去，差不多總是撲空，甚至有時候冷不防給你一個殺擊，叫你「偷雞不着蝕把米」。於是乎國軍震怒了，掃蕩的手段，就更其來得瘋狂與毒辣。風聞那一



處有「匪」，趕上去雷厲風行地就來個「一掃光」。縱然「匪軍」早已跑得連影子也沒半個，國軍仍舊滿載着勝利品而歸。豬、牛、雞、鴨、食糧、衣物，一車一車地，一担一担地，運到據點裏來。意思是把老百姓搜光了，看你藏身何處？「陰陽界上的慘劇」：所謂陰陽界，就是離據點較遠而為共軍經常流動的地方。老百姓的死亡存亡，雙方都不管，但雙方都要來干涉這塊地方。有一次，國軍兩個營，到如（皋）黃（橋）公路以南的朱家莊去掃蕩，兼收公糧。共軍當然開風而逃了，國軍於大肆淫淫擄掠之餘，抓住了四五十個老百姓，捱排兒吊打着拷問：「你是匪嗎？」「先生，我是老百姓」。你們這中間那一個是匪？」「先生，都是好老百姓，委實一個匪也沒有。」「媽的×，都是好人！」拍，一記耳光，打得你六神無主，七竅生烟。接着就來第二個，第三個……就這樣烏烟瘴氣的鬧上一陣，國軍「得勝回朝」了。共軍却又從天而降。馬上招集老百姓開會，號召反頑鬥爭，抗捐抗糧，盤在放哨，老百姓只好哭喪着臉，相與歎息：「我們老百姓不知在前世裏作了多少孽！就這樣醜態我們吧。你也不要來「解放」，他也不要來「收復」，讓我們多活上幾天吧！」然而這樣秋虫般的哀鳴，有誰來理睬？又有一次，海安（泰縣的一個重鎮）的國軍兩個團，下去清剿。先把預定的幾個鄉，作了袋形的包圍，而後進行搜索，舉凡十五六歲以上的男人，一個不漏地捉將起來，帶進據點，總共一千餘人，分別交給各鄉的還鄉團，嚴加拷訊，如有匪嫌者，立即地就正法。於是還鄉團大顯威風的時候到了。但凡往日有匪做一怨，不是匪也是匪，把他們像縛雞一樣的縛成一捆，放在一邊；挖下許多既大且深的坑，灌進些水，對這些「匪徒」，統統丟下去，再慢慢地蓋上土。名之曰「喝豆付漿」。此外還有什麼「撲殺」，「開天窗」等等慘絕人寰的殺人藝術。因此，據點以外的老百姓，一看見國軍的影子，沒有一個不是嚇得雞飛狗跳的。他們給國軍一個總的批評：國軍有一點（僅有這一點）比以前的「和平軍」好些，那一點呢？就是不綁票。但還鄉團的箠竹勒索，却又例外。

「買槍的幕幕」：國軍所培養與領導之下的這鄉團，組織了自衛隊。為要加強實力，就爭着買槍。雖然政府曾有過禁止私自買賣軍火的明令，但隔上不瞞下，還是照舊營業。什麼長槍、短槍、卡柄槍、輕重機槍，只要有錢，都可以源源而來，至於這一筆買槍巨款，當然是向老百姓身上去榨取。單槍械捐，每畝田要繳食糧十斤或二十斤不等。此外老百姓所養的牲畜一律要登記，預先借給公家支用。而經手買槍的人，那有一絲兒不吃腫的道理？很可以從中取利，大發洋財。因為這種買賣難大，（每次都在幾千萬以上）完全是暗中經營，既無行市，可供參考，又無發票，可資憑證。措個三百五十萬的油，簡直不算一回事。前次，泰縣有一位還鄉英雄告訴我，他們一行五人，到揚州去買槍，單盤費就化去了七百多萬。這次，我們鄉裏也有幾位英雄到鎮江來買槍，也是大吃大用，闊綽無比。反正「羊毛出在羊背上」，老百姓遭瘟吧了。現在，在收復區裏，雖然民窮財盡，滿目荒涼，但各鄉的武裝，都很充實。看來這種尚武精神，將來準會變成一等強國的。

「二五減租和公糧」：收復區裏，恢復了幾個關係。第一實行二五減租。這並不是取法於共產黨，而是繼承國父的遺教。所以二五減，就是估計每畝田的收穫量，如果有一石，則除去二斗五升，餘下的業佃各得其半。不過估計權，不在佃戶之手，而且所用的斗，一律是老斗。所以地主們的家裏，又可以看到「乃積乃倉」的盛況了。第二、不許追繳陳租。過去窮人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進行了「鬥爭」和「清算」運動，但吃的

吃完了，用的用完了，「不許追繳陳租」，誠然是體恤民艱的一種賢明政治。但果真不許追繳嗎？却又並不盡然。夫「不許」者，政府之官樣文章，而「照追」者，地主之權宜行事。這就着各人的本領了。而且更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在，國軍一面禁止地主追繳陳租，一面又逼迫人民補繳去年公糧，一紙命令，急如星火，誰不繳立刻押到副營裏去。新近黃橋有一位地主，就因為今年的租且收不全，去年的公糧更無法補繳，於是又避到江南來了。

寫到這裏，不禁懷疑憂傷恐懼了起來。這樣人所作所為，能算是堂堂正正的國軍嗎？能算是弔民伐罪的王者之師嗎？以此劇匪，剩得清嗎？恐怕祇有「為義戰雀，為淵戰魚」而已。以此安民，安得了嗎？恐怕祇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已。我不知孟子的歌頌湯武，是不是有些言過其實，不然，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一至於此！抑或時代翻新，「先聖」「後聖」，其換不一也耶？

彷彿記得一位還鄉英雄，曾眉飛色舞的告訴我：「收復區，現在又是一番天下了」。如果平心靜氣地想一想，這樣的天下，究竟算個什麼東西呢？人間總不應該有這樣的天下，那簡直是地獄。不僅是普通的地獄，而是雙重的地獄。嗚呼！（這裏真用得上嗚呼了）被鎖在雙重地獄裏的人民，正不知那年那月，才能超生！

中 南 銀 行

經營商業 銀行一切 業務辦理 國外匯兌 兼辦儲蓄 信託業務

(行 總)

上海漢口路一〇號

(行 分)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北平 重慶 杭州 蘇州 香港

(行 支 埠 本)

中正路 金陵路 皇皇路 渡路

閒話貴州幫會

· 史德 ·

幫會正式出現於中國社會，已有三百餘年歷史，明末反清及辛亥革命時期，幫會與中華民族，均結不解之緣。貴州在歷次革命過程中，都有其重要地位，幫會在貴州也與革命有密切的關係，而其進展的形成，也隨着革命而消長。辛亥革命前，清政府禁止幫會活動，當時貴州雖有幫會，却完全祕密地保存在下層社會裏面，迨革命黨人不少演、黃佛清諸氏自外回黔，發動革命工作，才把幫會組織起來，新軍的聯絡，也用幫會方式，所以貴州尤復，七粵無驚，兵不血刃，不崇朝而全省底定。不過當時有憲政與自治兩黨爭權，會經演過不少流血慘劇。

（剿共時期） 民二十三年共黨由黔入川，當時的省政當局，會暗中令幫會（會著功績）中堅鄧占奎、傅明軒諸人，組織精忠社，協助組織民衆，以及宣揚三民主義，以作未雨綢繆之計，當時共黨一方面因無久踞貴州意圖，同時因有幫會深入農村組織下層，以防萬一，所以共黨的下層工作，未有何等表現。國軍剿黨入黔，貴州底定，一時「青」「洪」「兩幫」「九龍」「五聖」等組織，均在黔展開活動，「山主」「龍頭」一時在黔，頓呈活躍。惟吳鼎昌主黔時代，正值抗戰期間，鑒於幫會份子複雜，會一度禁止其活動。

（抗戰勝利） 勝利以後，被捕的幫會首要（再度抬頭），都獲先後出獄，憲法頒佈，人民有結社集會自由，於是黔省幫會即半公開活動起來。迨中央准予組織的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貴州分會成立，從事領導幫會的工人，於是幫會的活動更形公開，「山堂」辦「單刀會」，此起彼和，非常熱鬧，加入幫會的有學生，有公務員，商人和文人。

（全省約計） 據關係方面統計，全國幫會（六十萬人）則在六十萬人以上。目前貴陽的幫會約十萬人左右，計有扶風社，設有總副社長，由鄧占奎與藍克安分任，加入者均稱為「社員」，據稱全省社員，約有四十萬，貴陽社員則佔五萬。鄧占奎已屆耳順之年，掌「山堂」已達數十年之久，家中清寒，但極好客。精忠社，設有總社長，由朱道江担任，朱為落伍軍人之一，貴陽市有社員約萬人，各縣間有組分社者，全省社員約十萬人，此外尚有永義山「山主」為戴河清，有社員二萬餘人，（所謂「山」者亦「社」之義，不過組織較小），九龍山「山主」為丁嘉儀，在貴陽有社員約數千人，外縣無分社的組織。道義山。為朱汝衡所組織，貴陽有社員約萬人，外縣間有組織者。五聖山，為李佐

軍所領導，有社員三四千人，太華山，為陳芳所領導，有社員數千人。至於「洪幫」方面，領導人為夏桐，貴陽及各縣均有發展。關於「青幫」，則係由劉錦森、姚海泉領導，有社員約萬餘人。這些「龍頭」「山主」，有的是律師，有的或為大商人，甚至有的是現任的官吏，所以在貴陽加入幫會，似乎已成為一種風氣。

（運用得當） 領導幫會的新社會事業建設（未可忽視） 協會黔分會工作僅及三月餘。而各縣分社成立已達四十個之多，這股力量若能運用得當，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幫會組織堪稱嚴密，凡新社員進幫會之時，禮節非常隆重，而幫規亦復嚴密，其重要內容有愛護國家民族，服膺三民主義，擁護元首，遵守舊道德；以及不參與共黨活動等教條，凡經宣誓入幫之「社員」，對「山主」的「言語」，必須絕對服從，否則須受懲罰。由於其組織之相當嚴密，所以在此選舉前夕，黔中許多競選的人士，都極力拉攏「山主」，請其支持，不過應酬費也就可觀，若非富有，即不能做到「滿洒」，而不「洒」即無把握，所以民主高潮聲中，幫會也成了時代的寵兒了。



紐約人過夏天

· 朱啓平 ·

夏日炎炎，國內研殺正兇。世界其他各處也多饑饉不安，可是在這得大獨厚，未遭戰禍的美國，尤其紐約，並沒有那苦難，憂慮，緊張。這裏的大多數人，七百多萬人中的大多數，正高興與在和暖節結交歡聚，赤日是張歡喜臉，薰風嬉笑輕快。

在紐約人心理上，夏日和春季結伴而來。美國職業有一優良規定，員工每年都有例假，兩三星期至一個月不等。許多美國人都願把例假放在暑期。早在四五月間，很多人便在打算夏天上那裏去。出版物上，廣播，各式各樣廣告開始宣傳各種交通工具的舒適便利，各地湖山的瑰麗明媚。策騎山巒，垂竿湖濱，懶臥沙灘，擊球草坪，經過廣告專家，宣傳高手，侵入夢寐。朋友間談話，這未來的旅行往往成個題目。有那苦命的，走不開的，也沒法下抹去愁容，扮上笑臉，追逐他以往的歡樂經歷。

以上是指中產階級的。有錢人的夢自然更是天堂。他們都有俱樂部、飛機、遊艇、海闊天空，咬着雪茄，蹣跚肥腹，那裏不能聽到他們響亮的笑聲。打高爾夫，有人氣呼呼地替他們攬球棍袋。花園請客，綠蔭下，花叢旁，先生，少爺，太太，小姐，禮服僕隸，名酒美點，私人游泳

池中，清波盪漾，人在實踐想像中魚的自在，更縮短千萬年的進化歷程，爬不到的水，濕淋淋地太陽一曬，魚兒夢裏也享受不到的那份輕快。豪勇一點的攜槍跨馬，獵犬嗥鳴，山林野澤，彈發鳥落，夕陽中帶着舒暢的疲乏歸來。

最不濟的，花幾角塊把錢坐地下車，或公共汽車，上公園草地上騎輪，替孩子買根冰棒，隨他跑跳去。看看報，倒了便睡，一覺醒來，許多天的工作疲勞，上司顏色都已給暖風吹掉，站起來，各處走走，轉回家去，一頓晚飯吃得更香，房裏一時也開敞舒服了，明天，明天上班似乎千百年後。

我們雖然住在紐約，但究竟是外國人，心情迥異，沒那份想像去催請夏天。夏天來了，也不覺得可親可愛。但是，漸漸地，朋友們來往很少了，一打聽，例假——上街買東西，有家舖子鮮亮亮寫着：「夏季歇業，九月再開。」住所附近漸漸冷清了，看看對街公寓的窗戶，許多關得嚴嚴地，帘幔緊垂，一望而知這家人都出去了。入

晚，燈火也少了些。帶着我們市生兩月餘的忻兒到醫生那裏檢查身體，在候診室裏不斷進出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來找醫生拿健康證明書，預備進兒童夏令營的。夏天簡直像個意味不相投不知

謙的朋友，逼上來和你打招呼。大家都知道美國國慶是七月四日，那天舉國狂歡。今年的七月四日適值星期五。夏季紐約的公私機關星期六都不辦公。因此許多人連上星期日便有三天假期。這三天，紐約應了放暑假的學校，孩子們幾乎都出去了。

紐約面濱大西洋，沙灘綿連，都是最好的海水浴場。海灘離市區近，交通方便，平民化，又有消遣場所的是科尼島。這三天，島上沙灘每天都有一百萬以上紐約人在游泳臥曬。七月四日那天更創紀錄，達一百三十多萬人。記得上海的游泳池每到夏天便池子裏插滿人，只有在深水處稍可活動手脚，科尼島沙灘幾乎是這類游泳池的放大。拿起張報紙，冥想那些黑字都變成成人，白邊是海水一線，你便看見科尼島了。

科尼島太擠不想去，我們在一星期六，應長島友人約，到據說人不多的瓊斯海灘去，領略紐約人的游泳熱。我們先坐火車去會齊朋友，車上許多服裝隨便攜藍帶箱的游客。我們知道籃子裏多半是準備野餐的食物，箱子裏是球衣游泳毛巾梳子牙膏之類。週末出遊，正是紐約人的習性。在朋友處吃了中飯，我們坐他們的汽車到海灘，車行約半小時。路上經過一條叫教堂路的，

兩旁濃蔭相接，日光從枝葉下漏，到地祇剩點點滴滴，左右圍看，草地刈得真有些駢駢平，一樹一木，都有主人一番心力，心力之甚，至於幾乎看不出它是人栽的，而像野生野長，天然風姿，草地中，綠枝茂，疏疏朗朗，闊人的消息別墅，大小不一，式樣迥異，如女人時裝表演，雍容華貴，淡抹素裝，各樣標緻。朋友笑說這在國內，裏面一定住的是豪門巨族，而在美國就比較普遍了。他的話不錯。我記得在舊金山附近也曾見過這樣中資產階級的區域。

瓊斯海灘劃成好幾區，每區成一單位，有停車場，更衣室，冷飲部，救生員等等。我們在海風洶洶中轉入一區，停車走上海灘。這車場，單管這一區的，就停有約五六百輛車。平常在紐約見的車也不少，但是都流動的，沒有深刻概念。這次眼前看見這一批，而鄰近的場上同樣的排得滿滿的，突然想起抗戰時在重慶探訪參政會時看見的那可憐幾千輛，我像是對美國國民財富有了新認識。

這裏人少嗎？沙灘上的大遮陽傘，密密叢叢



杭州風景線（續）

省府沈主席在這大熱天，爲了南沙的事，竟也親往南沙附近巡視塹江災情，而且自南沙至頭蓬是不通汽車，硬要步行十餘里田膠路的，到了那裏，看到數千災民嗷嗷待哺，又大發慈悲，發放人各一千法幣的臨時賑款，關於沈氏的此種堅

，像是過於擁擠的花圃，傘下都是人。走入人羣，等於回到四川初一十五趕場，只是這裏光有看的，沒有賣的。看，不儘是出賣游泳衣那樣漂亮身軀，冬瓜，南瓜，茄子式的也觸目皆是。最普通的是一家大小全來了，媽媽在晒太陽，爸爸下水了，孩子們在淺水處嬉遊。有的人家孩子撐艇般一連串，最小的是還在喝奶瓶。就在我們旁邊那傘下，是一對夫婦和兩個孩子，一位衣着和上街時一樣的老太太眯着眼睛看着孩子在掏泥挖沙，看面說猜是外婆。在面前走過的，是四個四五十歲的老小姐，有說有笑，毫無平常那中不離墨的矜持神氣。這海水沙灘的戶外消遣，真抬來了男女老少，富貴貧賤。

綠水細沙，我們也儘量享受。我們還去租了三輪車似的腳踏小船，在水面上兜圈。這樣健康的歡樂，怎不想要？我多懂得了美國人對夏季假期的熱切了。

如果這時候，我幻想，有位熱心政治的仁兄，反蘇反共也罷，親蘇親共也罷，站起來向這批游客大談局勢，我猜想除却幾個好奇的孩子莫明

其妙地望着他之外，其他的不睬他，甚至時他瘋子。警察說不定要干涉他。美國人當然不是天天在沙灘上，但是以他們這種生活環境，有人要他們拿槍打蘇聯，那人所得的反應，也不相當沙灘上這位仁兄嗎？

記得抗戰的第三四年，敵騎猖獗，外援斷絕，空襲重度的敵機燒的是美國汽油扔的是美國廢鐵造的炸彈，從和美國返渝的朋友談談，多說美國當局確是看到德日世界的危機，但問到美國是否會參戰，都搖頭，說美國人這樣生活，要他們出錢可以，拚命却難。當時這種觀察是對的。後來要不是笨牛東條炸珍珠港，以後是何局面，誰也難料。

現在世界上，除中國外並無戰亂，無論美蘇對立多麼尖銳，要說美國人還有那珍珠港時的戰鬥情緒，真是瘋話。華盛頓的政策可能十分偏激，但是要引人民走上戰爭，至今無此可能，不論當局是否有意。紐約人的生活雖不能代表全美，但至少相近。人民不想打仗，美國政府不能出動原子彈。

是不容易的！

近來大小機關的職員，自動求去的人，日有所聞。通常辭去現職的人，都因爲另有高就，或是轉仕爲商，目前據說是爲了參加競選才放棄職位的，那是格於章則的規定。競選固然要有錢的

士

資本，和人的資本，而這非辭去職位的小官員們所可爲力，可是他們因爲有大老闆在背地支持，却具備了這兩個必要的條件，即使競選不成功，飯碗仍是不會落空的。事實上他們之間，早已有這樣的默契。

爲了競選，不管是縣參，省參，國參，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等，各地方已先後發生過若干不幸的事件；有槍階級，殺過反對者的頭，有錢階級，買過鄉愚的票，有開階級，則爲他們製造出不少的血案，訟事，自己坐收漁利，這，好像是應運而生的一宗新職業了。

國民黨的力量，在浙江是既深入到各部門和各地區，真可以說是一黨的天下。但運用起來，力量還是分散的；浙江黨務，歷史雖然悠久，由於領導人的相互傾軋，自立系統，排除異己的功夫，是做得十分認真，并不因爲彼此是黨內同志，而稍加忍讓。各人的武器，有報紙，定期刊物，以至於真刀真槍，文武皆備。上一次競選省參議長的熱烈鏡頭，人們要不是健忘的話，似乎還能够記憶得起來，而印象是不會模糊的。

最近傳說國民黨中央，有將黨團合併的決策，而且馬上準備實現，浙江黨和團方面，已召開過數次性質相同的座談會，商討如何實施的技术問題，外表上看起來煞有介事，似乎黨團合併，不但沒有困難，還可以增強力量，其實，問題并不單純在技術上面！

政學系在今日的浙江政治舞台，不用說是風雲際會，紅極一時，稍有瓜葛關係的都紛紛跟着爬上了政治寶座；但是他們的作風，比較舊官僚是開明得多了，人民還給予一份好感的心情，這

可以沈主席爲代表。

貪污之風，本省已快遭遇到颶風的前夕，據非官方透露的消息，省方的某首長，通過關係方面的關係，每月竟有數千萬元至億萬元的額外收入，而這些錢的來源，竟完全是縣級人員所孝敬的！

這幾已成爲公開的祕密，的確，只要你有附屬單位，誰都可以撈上一筆可觀的「外快」，其間的差別，祇在附屬單位的多寡和缺份的肥瘦，來決定「外快」的多少。誰也不願意揭穿誰的祕密，彼此心照不宣，聽說省當局對此竟毫無辦法。

本來，像這樣上下串通「外快」的手法，是非有此比較健全的組織，不爲功，這種組織在外表上或是冠冕堂皇的學術團體，實際上是一個貪污集團，說好聽點是一個變相的小政黨，有目的，有路綫，祇是他們的利益，爲個人，不爲人民，他們擁護這個組織的領袖，乾脆是爲了確保飯碗的安全，但在地方上的潛勢力是根深蒂固，未可藐視。

浙江省社會事業協進會，浙江省行政學會等，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組織，不過，在形式上都是爲社會爲地方圖謀福利的學術研究機構。

民間想辦社會救濟事業的人，確也不在少數，尤以老弱貧病孤兒寡女的流落街頭，政府視若無睹，有心肝的人們是看不下去的，可是，現實環境對他們并不十分有利，有關當局又不與若干

助力，真叫有心人無從着手；也許有人會怪他們不直截了當地捐錢給官府經辦？這叫做見仁見智，各有主意。

連帶地使人疑問的是善救工作在浙江表現得如何呢？寫在紙面上的工作報告書表，足有好幾厚冊，這是善救在浙江展開工作一年多來的總說明；但人人知道這些工作報告書表，是不足憑信的。一部份簡直可以向壁虛構。譬如難民多，工廠麵粉不是在幾百幾千噸的拋啊！怎麼難民羣仍鑿集在每一角落裏？只有天曉得。浙江的海塘工程，據說是一件頂吃力的大事，回潮到好幾百年以前的歷史，記載着地方官吏爲了修護海塘，是化過大錢的，結果一天壞一天，好比沒有人去動手修理。照現在一般人的批評，準是：「官吏借修護海塘爲名，行發救濟財之實」，所以海塘工程，就永難望其工竣了；假如海塘無問題，官吏便少了一條發財的捷徑！善救浙江分署的負責人，目光遠大，立志要徹底翻修海塘工程，以杜絕「真是值得佩服，可惜的是這樣一件大事，經過迂緩的計劃，審核幾個階段以後，工程實施未久，由於善救機構即將結束，又要辦理什麼移交那一套程式了，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拉雜拈來，寫的已經不少，這裏面也許會刺痛一部份人的感情，但既然寫上了，就顧不得他們痛不痛了，索性隨它去吧！



拾零三則

(轉載風下雜誌)

真是魯肅嗎？

熟悉底蘊的人都知道，和大公報館主筆張季覺一樣，邵力子是蔣主席底智囊團要角之一，把這些智囊分別扮裝為不同的面貌，把他們放在疏遠的超然的地位，而分散他人底視線，是近代政治上一種精妙的戲法，邵力子就充當着這樣一種把戲中的角色，而且藉着良好的掩蔽工事，他一直被人誤認為一個可以靠老實人魯肅作比的好好先生。

不論在參政會祕書長的辦公室裏或者那耶路的小客廳裏，新聞記者儘可以毫無拘束地守候和包圍着這位魯肅，而這位所謂魯肅也毫無難色地和他底「敵人」揀天說笑，說新聞記者是敵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很允當的，尤其邵力子，是如此。他要掩護他的身份的祕密，他底迷（目旁）縫着的老眼是好像對人在這樣說着：「你們又來刺探我的祕密了，對不起，我是知道這樣去防衛我自己的。」

防衛的方法之一：看報或寫信。邵力子有時候把這套功夫表現得很遜介，使人一看便知道他底舉動是矯揉做作，是用來逃避襲擊的戰法。藉這戰法，他可裝聲做啞躲過記者們底詢問和向他

投過去的目光，他是在看報和寫信哩。

方法之二，講笑話。你問他政府幾時改組嗎？好的，他狡辯而談諧地回答了：

「決定明天，聽說成立一個新聞部，部長是內定了你。」

總之，一到緊要關頭，你休想從邵力子那裏獲得一點新聞，當夜深回家，他如果發現他寓所的門口停有記者底車輛時，他會叫汽車夫把車扭轉兜風去了，甚至三過家門而不入。

希特拉在阿根廷

四月廿一日的紐約「午報」登載該報駐阿根廷京城記者普利威脫的一段報告，說有人在過去六個月中，親眼見過希特拉的主要幫兇鮑曼（Martin Bormann）在阿根廷。這消息一直傳播着。盟國當局也可能在祕密偵查着這些納粹主要戰犯的線索。

據一個消息，在納粹戰敗時，有兩艘潛艇載着希特拉，希魔情婦伊娃。布朗恩和鮑曼等重要納粹，在阿根廷登陸。潛艇後來自動投降給阿根廷了，而希魔等蹤跡，就此杳然無聞。

這當然是一個傳奇式的故事，無法證明。但有一事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阿根廷南部巴達戈

尼和科多伐等地方，有着許多德人的大田莊，每個差不多有美國的村鎮那麼大，經常有德人保衛着。其中有的有着無數祕密地下室，還有巨大的無線電台，這些電台可能在指揮着德國的地下活動。

沒有唱歌的自由

羅斯福總統倡導過「四大自由」；但是在美國，現在竟沒有了唱歌的自由！

世界聞名的黑人音樂家羅勃孫（Paul Robeson）在四月下旬被邀去伊利諾埃州的比利亞

（Peoria）地方參加一個歌唱音樂會。但是，由於國會的「非美國活動委員會」攻擊羅氏思想左傾，比利亞市政府的反動份子也乘機附和，拒絕羅氏在市政廳的大會堂演奏音樂。這事引起了美國各方面的震忿，認為是對於民主自由的極大侮辱。

羅氏對於這件事情反響，見於下面的話：

「我除了在法西斯西班牙以外，沒有見到過這樣的情形。……我感到榮幸，因為我被作為前任副總統華萊士的同伴，受到了這個委員會的最無恥手段的侮辱。」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辦理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兼營
儲蓄信託業務

電話：（一二四〇〇）

浙江實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國外匯兌

總行：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八〇五〇

分行：上海虹口 杭州 漢口

中央信託局

（目要業營）
各種信託代理業務
辦理國內國外匯兌
產物保險及再保險
代購國內國外材料
房屋地產經租經售
碼頭倉庫冷藏業務

各種信託儲蓄存款
各種有獎儲蓄存款
人壽保險及再保險
採辦土產物品出口
房地產修建及估價
駁運轉口報關裝卸

分局
辦事處

南京 北平 天津 青島 重慶 福州 漢口 廣州 無錫
西安 蘭州 成都 貴陽 昆明 長沙 杭州 瀋陽 梧州
上海虹口 上海金陵路 蘇州 南通 武進 蕪湖 連雲市
汕頭 北平東城 天津羅斯福路 宜昌 南京下關 漢口
利路廈門 鄭州 天津唐山 台灣 沙市 長春 南星橋
濟南 廣州惠愛路 代理處遍設全國各埠

上海地址圓明園路八號
電話一三九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年創立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南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本埠分行：南京西路 林森中路 愚園路 八仙橋 虹口

提籃橋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重慶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